吴醫彙講

吳醫彙講卷三目錄

孫慶增
石芝醫話 計十二則
傅學淵
管見芻言 計八則
江朝宗
核骨踝膣腨踹辨
唐迎川
爛喉丹痧論

臟腑受盛辨
大溫中飲炙甘草湯合論
論柴胡
論犀角升麻
辨紫草之僞
辨鬱金之訛
周思哲
大豆黃卷辨
瘟疫贅言

蔣星墀

合論丹溪景岳相火大意
升降出入說
寸口趺陽緊脈不同論
中脘中臟辨

吳醫彙講卷三

長洲唐大烈立三氏纂輯
門人程德銓竣天氏校訂

孫慶增名從添號石芝常熟人遷居郡城葑溪年七十六歲歿於乾隆丁亥所遺石芝醫話今命姪孫名森字天桂節錄付梓

石芝醫話

人之生命天氣最急地味次之二時不呼吸絕天氣而死七日不飲食絕地味而死此其緩急可知也保命當先納天氣以接元氣食地味以納天氣素問曰

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

人身之否泰與易理相同地天則泰天地則否耳兩竅目兩竅鼻兩竅合爲坤象鼻之下人之中也口一竅前陰一竅後陰一竅合爲乾象頭至唇不動地道也口至足皆動天道也頭之上天足之下地人身上下合之故能中立逆之則泰順之則否理所當然人自不察耳

人身前面可動者陰用陽也後面不動者陽用陰也故曰前抱陽後負陰

西洋自鳴鐘以比人身氣血之周流最爲切肖

水不升爲病者調腎之陽陽氣足水氣隨之而升火不降爲病者滋心之陰陰氣足火氣隨之而降則知水本陽火本陰坎中陽能升離中陰能降故也

火上浮則右尺虛不獨腎寒尺虛食下行則右尺大不獨腎虛尺大葢以命門大腸同居於下也

氣之性善升而易散育與固養氣之妙法惟靜存守中善養氣者矣血之性善降而易凝和與溫養血之妙法惟運動調中善養血者矣

臟病入腑即愈惟咳嗽症入腑即危蓋肺與大腸爲表裏胃傷則飲食不進故也

經寒絡熱者溫經清絡絡寒經熱者溫絡清經但經直絡橫溫甘通經辛香通絡爲別

傷於情志和肝開心醒脾解鬱爲主然必緩治用輕藥漸可向愈重藥則反傷胃陽元氣不復血氣耗散矣

口授丹方無不誇張效驗而又藥物輕賤便於採取故人樂於聽聞不辨病之陰陽表裏淺深虛實漫以

試之禍不旋踵者多矣鄉愚之人往往蹈此哀哉
看病認不真切則靜坐思之總於望聞問切四者中
搜求病機必有得心之處胸中了了用藥方靈若終
於疑惑而勉強投方竊恐誤人性命也

傅學淵名存仁號約園國學生住葑門外狄河

管見芻言

春溫夏熱秋涼冬寒時之正也而風實應之凡治感冒取用表散自宜隨時制方若應熱反涼病隨時變施治尤貴圓通至久晴久雨燥濕異宜臨症更宜留心不可槩執常例

凡外感病挾食者頗多當思食爲邪裹散其邪則食自下若雜消導於發散中不專達表胃汁復傷因而陷閉者有之至若風多挾暑濕寒或挾燥火或惱怒

或勞倦或房事及肝氣宿瘕諸血症皆外感病之不無有挾者所貴隨症制宜斟酌盡善庶無差誤也

凡內傷病損上損下損及中州在氣在血在腑在臟用藥補救宜專任宜的對無論已設或挾有外感最當留心補膩即不可施當以輕劑調停庶不致粗疎誤事其有上損宜治下下損宜治上或砥柱中流或作⿱二隔三之治古人具有良法可師不敢多贅

病變無常方難執一然無定之中自有一定之法此即中無定體隨時而在之道也若離規矩不可以為

方圓執規矩亦不可以爲方圓每見前人用古師其意而不泥其方或採取其二三或減增其一二得心應手方推能事

君臣佐使制方自有定法然品味不可拘泥陸清獻曾論仁義禮智信隨時迭相爲用比之醫家之於君臣佐使也有然即如參苓朮草四君子隨症從宜因時取用當亦如十二律之旋相爲宮也

寒熱溫涼有一定之藥無一定之治入腑入臟或補或攻其氣味與性不可不細按也故有正用亦有反

用有獨用用又有兼用用併有活用借用之不同如用寒
可以治熱反用可以入寒獨用寒而熱可除兼用寒
而熱可制微行消導大可和中稍藉清滋自能表汗
隅反焉而取資無盡矣

外感內傷爲證治兩大關鍵然去其所本無復其所
固有兩言可盡之也蓋六淫外襲身中氣血日失和
乎一切外感有餘之症有須汗吐下和之治皆是去
其所本無也若七情受傷腑臟有損身中氣血日就
虧耗一切內傷不足之症有須滋塡培補之治皆是

復其所固有也

讀古人書須識其補偏救弊一片苦心互相抵觸即是互相闡發處所貴多讀多看融會貫通由博反約以求理明心得臨症無望洋之苦是已若好爲指摘棄瑜錄瑕殊失欽承前哲之道至矜家秘而執成法頭痛醫頭尋方覓藥一切無方之書置之高閣此又孟浪之流不足與語斯道者矣

江朝宗名誠立仟 尹江將

核骨踝脛腨踹辨

靈樞經脈篇脾足太陰之脈起於大指之端循指內側白肉際過核骨後

汪訒菴註核骨俗名孤拐骨足跟後兩旁起骨也

按張景岳曰核骨即足大指本節後內側圓骨也

滑氏言孤拐骨者非李士材亦宗之嘗以張李之註為是汪註未確論詳下節

上內踝前廉

汪註脛兩旁內外曰踝　按字彙踝字華上聲從有從其便者即從旁讀作果音諺云脚果骨當即此字孤拐骨亦即此也汪註以踝爲核骨而以脛兩旁爲踝夫脛者膝以下至足之總名俗名小腿者是也與俗名大腿之股相配是四肢分出之四大名目上肢曰肱曰臂下肢曰股曰脛也故皆從月若踝者近足之突骨也故從足若曰踝在脛下則可而謂脛旁即踝未可也

上腨內

按腨字張景岳類經及汪訒菴類纂李士材知要皆刻從足類纂註先曰踹音短足跟也又曰一作腨音善足肚也此因誤刻從足故其言岐疑無定類經與知要皆註足肚曰腨此註不誤而字之從足者皆誤刻也按從足之踹字考諸字彙字典玉篇皆曰足跟也脈由大指而上內踝已交於脛自此上行則在脛中矣豈有反下入足跟之理哉若入足跟當用下字不當用上字而曰上踹內矣故知其誤刻從足也

循胻骨後

統釋四節自核骨而上踝自踝而上腨自腨而循

胻骨後可知踝在腨之下而胻不在腨之下矣欲

明經脈必當明其部位雖分寸不得混淆也

唐迎川名學吉號載張尖縣
醫學訓科住西城橋

爛喉丹痧論

近來丹痧一症患者甚多患而死者亦復不少世人因方書未及治亦無從措手或云辛散或云凉解或云苦寒泄熱俱師心自用各守專門未嘗探其本源按仲師金匱書陽毒之為病面赤斑斑如錦紋咽喉痛吐膿血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鱉甲湯主之之文細繹其義實與此症相類何會心者之絕少耶惟是升麻鱉甲湯蓋以升麻升透厲毒鱉甲泄熱守

神當歸和血調營甘草瀉火解毒正內經熱淫於內治以鹹寒佐以苦甘之旨而內有蜀椒雄黃似當加於陰毒方中或因傳寫之訛耳一轉移間則於陽毒陰毒之義尤爲貼切而人之用之者亦鮮疑畏矣今如遇此丹痧一證嵩於經義詳之毋謂古人之未及也不揣愚陋用敢質之同人

臟腑受盛辯

讀難經四十二難有臟腑之長短輕重廣狹受盛之數余竊以爲未必然如人輕重長短不齊飲食多寡

不一即可類推也即長短尙有以中指屈曲而取中節之㕁角以量之論而受盛水穀之升合逈然各異可見吾儕看書要在圓通活潑未可拘泥成說也

大溫中飲炙甘草湯合論

閱景岳新方中於大溫中飲方下有從補血之散雲騰致雨之妙仲景猶所未及句竊謂傷寒方中仲師用炙甘草湯有桂酒地麥膠麻之品非并陽根於陰汗化於液雲騰致雨之妙乎未可謂其未及也

論柴胡

按柴胡爲少陽藥者因傷寒少陽證之用柴胡湯也夫邪入少陽將有表邪漸解裏邪漸著之勢方以柴芩對峙解表淸裏的爲少陽和解之法而柴胡實未印定少陽藥也葢以柴胡之性苦平微寒味薄氣升與少陽半表之邪適合其用耳乃有病在太陽服之太早則引賊入門若病入陰經復服柴胡則重虛其表之說此恐後人誤以半表半裏之品爲認病未淸者模糊混用故設此二端以曉之也不觀之景岳新方中諸柴胡飲柴芩煎柴胡白虎煎諸方信手拈用

頭頭是道是誠知柴胡之用而先得我心之所同然矣再古方中有逍遥散之疏解鬱熱歸柴飲之和營散邪補中益氣湯之升發清陽提邪下陷疏肝益腎湯之疏肝清熱養陰透邪其妙難於僕數何至重虛其表乎余於風邪初感之輕症及邪氣淹留表熱不解之久病用之並臻神效奈何將此有用之良品拘泥成說而畏之即用亦準之以分數竟至相沿成習不得不爲置辯

論犀角升麻

按朱南陽有如無犀角以升麻代之之說以其同於一透也朱二允以此二味升降懸殊爲辯余謂尚非確論夫犀角乃清透之品升麻乃升透之味一重於清一重於升其性不同其用自異未嘗聞有異而可代者也若夫風寒壅遏疹點未透者斯爲升麻之任而溫邪爲病丹斑隱現者又係犀角之司如以升麻爲代其肺氣熱者必致喉痛甚增喘逆營分熱者必致吐血輕亦衄宣其誤若此豈可代乎又角生於首故用爲透劑二允以爲下降之品亦不可不辯余非

敢輕議前輩實出婆心之不禁耳故謹論之

辨紫茸之偽

痘科所用紫茸即紫草之嫩苗也活幼新書云紫草性寒小兒脾實者可用脾虛者反能作瀉古方惟用茸取其初得陽氣以類觸類用發痘瘡今人於前四朝涼血利竅則用紫草若痘局飾齊後改用紫茸以血熱未清於涼血中兼寓升發之義也今肆中所用色紫而形如松膏者乃係洋內樹脂與紫草茸迥異醫俱不察而用之不可不急為之辨

辨鬱金之誤

鬱金一物出於川產野者色黑不可多得其川中所種者皆係外白內黃即今人誤呼爲薑黃子者也至肆中所用川鬱金乃莪蒁中揀出莪蒁之子因其色黑與川中野鬱金相似而混之也醫俱不究反以川中種本之黃鬱金謂廣鬱金或謂薑黃子殊堪捧腹余於弱冠時入川即曾深究此品當以種本之外白內黃者爲是勿泥薑黃子之說而廢之

周思哲 名桂號香林

大豆黃卷辯

大豆黃卷古人罕用本草載其性曰治濕痺筋攣膝痛五臟不足益氣宜胃破婦人惡血除胃中積熱消水氣脹滿即金匱虛勞門薯蕷丸於氣血並補方中佐之後之著方解者有宣發腎氣之論亦未謂其發表也近來誤作表藥者其故何歟蓋因吾吳人喜服輕方而昔之治病俱於醫家取藥有云馬元儀先生預用麻黃湯浸豆發櫱凡遇應用麻黃者方開豆卷

俾病家無所疑懼俾得藥投中病曲以兩全此心亦良苦矣後醫不明細底竟認豆卷與豆豉同類公然影射作爲表劑但肆中豆卷豈亦有麻黃湯浸發者乎即以格致之理論之豆得水而發蘖或能些微宣濕亦不能爲通用表藥也若用二三錢之豆卷即可表汗世人以此爲蔬菜者每食盈簋何不汗至亡陽耶一笑

瘟疫贅言

春溫夏熱秋燥冬寒固病之常若夫疫者穢惡之氣

互相傳染吳又可論之詳矣惟吳氏謂從口鼻而入即踞膜原愚謂既由口鼻吸受肺爲出入之門戶無有不先犯肺者疫皆熱毒肺金所畏每見此症之身熱先有憎寒肺先病也繼而充斥三焦或有徑入心胞者所云厲氣無非鬱熱是以喻西昌所講瘟溫二字未嘗區別蓋亦有見乎此耳況所云上焦如霧升逐解毒中焦如漚疏逐解毒下焦如瀆決逐解毒總不脫一毒字者其爲鬱熱意在言表矣更有患此病者縱飲冷水亦能大汗而解此非熱毒之明驗乎至

於疫邪雖解而肺尚餘熱每多咳嗆肌熱自汗等證亦所謂肺先受病而未愈之明徵也又有大旱之年水涸日烈河水每多熱毒飲其水者多發疫痢以痢門常法治之無効余於治痢方中加以貫衆之苦寒解毒無不應手取効此亦熱毒之一驗也合併志之

蔣星墀名廷秀號沁如吳庠生世居飲馬橋

合論丹溪景岳相火大意

丹溪論陽有餘陰不足所謂陽者相火也景岳駁之謂陰有餘陽不足而著相火以位之辨各樹旗幟幾如冰炭之不相入矣嘗舉二者參之丹溪大旨根周子主靜立說謂相火一動則五志厥陽之火並煽煎熬眞陰故東垣目爲元氣之賊此論相火二字專從後天之變動者言與景岳之主命門有源流之別夫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考前哲如

褚氏趙氏人生先具命門及相火行陽二十五度之語參之景岳所云相得益彰蓋靜而守位者此相火靜則溫養動而无方者亦此相火動則燔灼譬之天與日太陽之火也雖烈而不能焚物以陽燧取之不過星星之火其用即可燎原故景岳之說日也失其所則折壽而不彰丹溪之說日而火也飛走狂越莫能禦之今將指日為火固失之而指火為日亦豈云得乎陰陽應象大論壯火之氣衰少火之氣壯壯與少之別即兩家宗旨所分故必合兩家所論義始完

備若偏執一說於道失之

升降出入說

素問六微旨大論出入廢則神機化滅升降息則氣立孤危嘗謂傷寒所論傳經即是出入精義蓋正氣之出入由厥陰而少陰而太陰而少陽陽明以至太陽循環往復六淫之邪則從太陽入一步反歸一步至厥陰而極此邪氣進而正氣退行不復與外氣相通令韶張氏謂之逆傳養葵趙氏謂之鬱證即此義也故開闔樞三者乃其要旨夫分言之為出入為升

降合言之總不外乎一氣而已矣觀東垣脾胃論浮沉補瀉一圖以卯酉爲道路而歸重於蒼天之氣考其所訂諸方用升柴苓澤等法實即發源於長沙論中葛根柴胡五苓之意以引而伸之所謂升之九天之上降之九地之下雖內傷外感殊科而於氣之升降出入則總無以異耳王氏曰凡竅橫者皆有出入往來之氣竅竪者皆有陰陽升降之氣葢人在氣中如魚在水中人不見氣如魚不見水上下九竅外而八萬四千毛孔皆其門戶也氣爲之充周而布濩雖

有大風苛毒莫之能害是故邪之所湊其氣必虛內陷者有入而無出下陷者有降而無升此升降出入四字爲一生之槖籥百病之綱領

寸口趺陽緊脉不同

詳考傷寒論中寸口之緊與趺陽之緊雖同曰緊而義自各別蓋緊見於寸口是客邪所致之病脉緊見於趺陽趺陽是胃之本脉平脉篇云趺陽脉微而緊緊則爲寒又云趺陽脉沉而數沉爲實數消穀緊者病難治夫緊則爲寒數則爲熱旣曰數又曰緊不幾

寒熱混淆歟盧子繇疏云緊則爲寒爲其嫌於無陽葢此寒字非寒邪之寒針對陽字而言乃是形容無陽意思無陽者無胃脘之陽也卽所云知陰常在絕不見陽意知陰常在絕不見陽以尺脈言是腎陽此以趺陽言是胃陽人以胃氣爲本故診趺陽須知遲緩診寸口當求濡弱皆胃陽敷布之象卽經文無胃氣曰死之要旨耳至於寸口脈浮而緊寸口脈陰陽俱緊此緊字以寒邪言細參之要自有濡弱者在所謂濡弱何以反適十一頭爲五臟六腑之主脉之骨

也不得與趺陽之緊混同而論

中腑中臟辨

病機機要云中腑者宜汗之中臟者宜下之此腑臟二字實是指經腑言腑無汗法入臟亦豈有下法五臟者藏精氣而不寫故滿而不能實六腑者傳化物而不藏故實而不能滿此臟宜補腑宜通之要旨也考長沙三百九十七法邪歸中土乃可議下其少陰急下三條指轉入陽明腑證者言仍是土鬱奪之之義如巳臟眞失守而復瀉之是虛虛也古於汗下之

法禁例綦嚴豈宜如是之倒行逆施乎觀其論中腑
日脈浮惡風寒則明是中經論中臟日大便秘結則
明是中腑辨名正誤庶於立言之旨有合云

吳醫彙講卷四目錄

沈受益
人身一小天地亦有南北兩極論
命門脈診辯
沈悅庭
治肝補脾論
四維相代陽氣乃竭解
沈實夫
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解

膀胱上口論
五苓散解
沈思劬
辯素問濁氣歸心之訛
周蘊石
祖氣論
連珠 計十首

吳醫彙講卷四

長洲唐大烈立三氏纂輯

門人倪士俊南吉氏校訂

沈受茲

諱謙號牧菴儒而以醫門縉紳先生嘗許文往來當道亦多契合然非治病不輕入室生三子長筮舫業儒兼通醫學府庠歲貢生選卓雅集行世次悅庭考授吏目以醫問次滄所吳庠生貤贈修職郎溧陽縣學教諭有友晉閣帖行世長孫旭岑芸齋並登科甲次箸邦國學生好醫未嘗釋卷而不臨證次丹山實夫暨曾孫思勄維鮮俱業醫先生年六十四歲歿於雍正壬子世居葑溪烏鵲橋東

人身一小天地亦有南北兩極論

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其間日月星辰之周流循環而不息者有南北兩極以爲樞紐二極居其所而衆星共之星動而極不動動主於靜也靈樞五十營篇曰人經脈上下左右前後二十八脈以應二十八宿一呼氣行三寸一吸氣行三寸一萬三千五百息氣行五十營於身水下百刻日行二十八宿漏水皆盡脈終矣夫人之營衛運行無極以統之焉得常周不休心主與命門卽人身之南極北極也心者神之舍也神藏不露而無爲五藏六府之運行

莫不以心爲君主故經言主明則下安主不明則十
二官危心之元神即天之南極也命門一點爲生氣
之原藏於兩腎中間以爲十二經脈之根本必須鎖
鑰閉固即經所云陰平陽秘精氣乃治腎之元氣即
天之北極也天之南極入地三十六度而位乎南下
爲陰而南爲陽居陰位之陽也人之心君位乎腹之
上腹爲陰而上爲陽亦居陰位之陽天之北極出地
三十六度而位乎北上爲陽而北爲陰居陽位之陰
心入之命門位乎背之下背爲陽而下爲陰亦居陽

位之陰夫之二極對待以爲中樞而後運行不息人之心君與命門亦必神氣相合而後營衛得以周流不息顧靜者動之根也心爲十二官之君主而主乎靜定命門爲十二經脈之根本而主乎秘密是即兩極之居其所而不動也

命門脈診辯

張景岳三焦胞絡命門辨云命門爲陽氣之根故隨三焦相火之脈同見於右尺按命門居兩腎中間即人身之太極乃陰陽之根底既爲陽氣之根亦爲陰

氣之根景岳眞陰論云命門之火謂之元氣命門之水謂之元精論理並無偏倚及至論及脈位則但將右尺以候陽氣之根將謂左尺不可以候陰氣之根乎將謂陰氣之根亦於右尺診之乎將謂命門但候元氣不必候其元精乎此景岳之偏於温補其誤即在於此所謂差之毫釐者也按命門原氣稟於有生之初得父母之兩神相合而化形如露珠之一滴升於丹鼎之上以爲生身立命之根天地陰陽五行之精亦即妙合於是五臟六腑四肢百骸由此而生不

可以言水火并不可以言精氣乃精氣神三家會合而始成此一點莫可名言而曰命門指人身有生之根天之所命而名之左氏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此之謂與命門一點藏於兩腎中間以運行陰陽之氣全藉腎中陽氣陰精以爲之養在有生以前則精氣生長於命門在有生以後則精氣之生於命門者命門反須精氣以養焉精氣不足猶可峻補以救之至精氣大傷而命門生氣之原絶則非補精氣之所能挽回故言至水火精氣已屬腎陰腎陽而

非命門矣夫命門爲生氣之原非特右尺不能候卽兩尺亦不能候且六部俱不能候是當以難經爲斷也八難曰十二經脈者皆係於生氣之原所謂生氣之原者謂十二經之根本也謂腎閒動氣此五藏六腑之本十二經脈之根呼吸之門三焦之原一名守邪之神故氣者人之根本也根絕則莖葉枯矣寸口脈平而死者生氣絕於內也獨是一難獨取寸口以決死生而八難言寸口脈平亦死是何其自相悖謬乎蓋寸口爲脈之大會可決死生乃穀氣之變見後

天有形之可脉也生氣之原絶則寸口脉平猶死乃元神之聚散先天無形之不可脉也然則命門之絶將不可脉之而已乎經曰望而知之謂之神在醫者之以神照神乃神聖之能事誠非下士之所能窺測而以右尺爲診則固知其非也

沈悅庭諱卓士號越亭受益先生次子年五十二歲歿於乾隆壬申餘詳受益公下所遺此稿今令姪筠邦暨姪孫思劬維祥協祥付梓

治肝補脾論

金匱論治肝補脾肝虛則用此法此指肝之陽虛而言非指肝之陰虛火旺而言也肝陽虛而不能生升則胃乏生發之氣脾無健運之力而水無土制腎水之陰寒得以上制心陽周身陰盛陽衰而純乎降令則肺陰之金氣盛行肝陽之生氣愈病矣必得補土之陽以制腎水之陰寒則心陽無水以尅而火盛火

盛則肺金陰氣不行不至陰肅降令從右行左以傷發生之氣則肝木之陽氣自必暢茂條達矣右方用逍遙散治木鬱土中以宣陽氣是肝木陽虛而用治肝補脾之法者也乃後人用以治陰虛火旺之肝病則以升令之太過者而復升之宜其有升無降而至厥逆矣葢一陰一陽可不明辨哉其治陰虛火旺之肝病如血虛宜滋水虛則補其母也火旺則苦泄實則瀉其子也氣升上逆則降氣以金制水也其與治肝補脾之法正相反豈可混治耶

沈實夫名果之號橘園受益孫竺舫子悅庭姪國學生輯醫學所賢錄十卷未梓年四十七歲歿於乾隆乙巳所遺此稿今令嗣維祥協祥付梓維祥名家熊協祥名家麗

四維相代陽氣乃竭解

按王太僕註四維為血肉筋骨吳鶴皋註四維為血脈筋骨以是四者維持一身以註維字之義馬元臺以血脈筋骨於四字未妥因註四維為四肢汪訒菴以王註之血肉筋骨馬註之四肢俱於代字無着因註四維為四時諸說紛紜不一顧四肢腫而愈者甚多未可便云陽氣乃竭至血脈筋骨及四時之說又

按馬元台於形字下非一義皆同一義也餘詳大論

腫病中從末論及竊思四維之見素問者屢矣。氣交變大論曰。土不及四維有埃雲潤澤之化。則春有鳴條鼓折之政。五常政大論曰。其眚四維。故王註以四維爲東南、西南、東北、西北之位也。及後世馬元臺、張鶴臯等。註此二篇之四維。亦俱宗王註四隅方位而說。是四維當作四隅解。一定而不移矣。四維相代。當作人身之四隅解。亦無疑矣。蓋言腫之起於前後左右者。自此至彼。一身盡腫。陽氣乃壞。極而無存矣。四隅盡腫者。即臍突、背平、缺盆平、足心平之類是也。丹

溪以此二句爲衍文。此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亦不知爲不知之義也。但無此二句。則語氣未全。且於義理亦未周足。至注訓䝉以陽氣乃竭之竭字作壞字。未知本於何人。竭之與壞。其義不甚遠。姑置不論。

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解王太僕註曰。得氣海之氣施化。則溲便注泄。氣海之氣不及。則閟隱不通。故曰氣化則能出矣。王太僕爲註釋之開山。宋元明歷代諸家。各仍其說。莫不以津

液即爲溲便殊不思氣化則能出者言膀胱之津液得太陽之氣而後能出於皮毛非津液下出之謂也且津自津液自液小便自小便逐字者之內經各有明文靈樞決氣篇曰腠理開泄汗出溱溱是謂津穀入氣滿淖澤注於骨骨屬屈伸洩澤補益腦髓皮膚潤澤是謂液又曰津脫者腠理開汗大泄骨屬屈伸不利又五癃津液別篇曰三焦出氣以溫肌肉充皮膚爲津其流而不行者爲液是經文津液二字各有着實註解者不得以津液小便混而莫辨矣自古以

來按內經之統以繼往開來者其惟仲景先師傷寒論乎其治太陽病無汗用麻黃湯有汗用桂枝湯此津藏於膀胱氣化則能出之一證也金匱用栝蔞桂枝湯以治柔痓葛根湯以治剛痓因邪傷太陽液不養筋故助太陽之氣化以運行於皮毛以流通津液則筋脈得以濡潤此液藏於膀胱氣化則能出之又一證也以經註經已甚明矣而仲景治法又與經旨符合則津液之非小便尚何疑哉又水飲入於胃上升於肺以下布於三焦者謂之水水濕壅而不通則

小便不利輕爲腹膨重爲腫脹此水在三焦而未入膀胱者也其既入膀胱以後水之上升而汗出溱溱者謂之津所謂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也貯於膀胱而下出者則謂之溺溺孔閉濇則爲癃秘內經之胞痺等症是也素問宣明五氣篇曰膀胱不利爲癃不約爲遺溺靈樞本輸篇曰實則閉癃虛則遺溺經脈篇曰肝所生病者遺溺閉癃又曰足少陰實則閉癃意三焦不能化入膀胱者其病多虛故歷來治水腫水脹者總以氣不化水爲主也因溺癈不通膀胱之

內水脹者其病多實故統觀內經諸篇癃閉則皆有
實而無虛也又按津之外出者爲汗津之內出者爲
溺故汗多不得利小便恐陰從下脫也失小便者亦
不得發汗慮其陽從上脫也小便之與汗俱爲津之
所化是同出而異名者也液爲水穀之精華即津之
流而不行隨氣以逝於周身則潤皮膚澤筋骨補腦
髓聚於膀胱布於經絡宜藏而不宜出故十二官之
神明篇俱言出而此獨曰藏者言津之液藏也氣化
則能出者但可指津而言也若液從溺竅而出則爲

膏淋等症矣尚得謂之氣化哉

膀胱上口論

膀胱上口靈素未言有無後世聚訟紛紜或言有上口而無下口者乃以氣化則能出之句而誤會也若無下口焉得氣一化則遂若此通利哉是無下口之說不必論矣或言有下口而無上口者張景岳李士材俱主是說因景岳士材之書近世風行海內故人皆以爲無上口矣苐無上口則大腸之易位而出者其從何處入於膀胱乎張三錫以爲上下俱有口者

是矣但語焉而未詳也夫水道既從小腸下口以入膀胱則淸濁不分者何獨併於大腸之水瀉人所常有而糞入膀胱之変腸患者甚少乎諦思其故必係膀胱有上口而常閉乃爲平人之常水之入於膀胱者仍是三焦化入而非從上口以入者也或腑氣大虛則力乏而竅不能閉或邪熱傷腑則熱主開泄而竅亦不能閉以致糞從小腸下口入於膀胱上口並隨小便而出矣譬如人身之外竅亦有常閉而不通者臍孔與兩耳兩乳無故則常閉而不開有故則或

出膿血或通乳汁膀胱之上口亦可以類推矣世人皆以爲無上口者一則宗景岳士材之書一則見獸脬之止有下口也不思天地之生物各有不同者如毛蟲則五臟俱全羽蟲則無肺而無前陰即人身亦有不同者男子肋骨二十有四女子肋骨二十有八男子頭骨八塊女子頭骨六塊人與人尚有異焉人與獸豈無異乎

五苓散解

此治小便不利之主方。乃治三焦水道。而非太陽藥

也。素問經脈別論曰。飲食入胃。游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此方用桂以助命門之火。是釜底加薪。而後胃中之精氣上騰。再用白朮健脾以轉輸於肺。而後用二苓澤瀉運水道之升已而降。其先升後降之法與內經之旨滴滴歸源。復與太陽何涉。傷寒論治小便不利汗出而渴者。五苓散主之。不渴者。茯苓甘草湯主之。蓋渴為陽氣不足水不上升也。不升則不降。故用肉桂以升之。二苓澤瀉以降之。而用白朮一

易猶代也

味以爲中樞乃註者莫不以渴爲熱入膀胱津液被劫所致如果熱入而復用桂朮以溫液耗津又二苓澤瀉以滲之是熱之又熱耗之又耗速之斃矣且不渴者反不用五苓而用茯苓甘草湯可知不渴則無需桂朮之蒸騰津液而桂朮之非治太陽而治三焦更不待言矣有小便不通而以桂枝易桂者此必命門之火未衰而外有太陽表症因邪傷太陽傳入三焦故表邪未解而三焦之水道不利即傷寒論所謂中風發熱六七日不解而煩有表裏證渴欲飲水水

日此言後凡治表證有桂枝五苓散治裏表證当用桂五苓散可也

入則吐者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是也表症爲太陽不足故用桂枝以宣陽氣通津液於周身即經文水精四布五經並行之旨非用之以通水道下出也裏症爲三焦之氣化不宣故用二苓朮瀉以通三焦之閉塞非開膀胱之溺竅也夫下焦之氣化不宣則腹膨而小便不利水蓄膀胱此乃水蓄於膀胱之外不能化入膀胱故用五苓以化之亦有用桂枝而効者因衛出下焦助太陽氣化以運之非爲太陽腑內之水蓄也如三焦既將水氣運化入於膀胱而不出此

眞太陽府内痺而不宣。即胞痺症也。素問痺論曰。胞痺者。少腹膀胱。按之内痛。若沃以湯。濇於小便。上爲清涕。水在膀胱之内。是膀胱脹滿。而非腹脹。故按之内痛。若沃以湯。其溺孔之道痺而不通。故濇於小便。膀胱痺。氣隨太陽經脈之行以從巔入腦。故上爲清涕。此眞太陽本府水結膀胱之内而非腹中膨脹之小便不利也。總之水入膀胱之内。方屬太陽。若水在膀胱之外。腹膨滿而小水不利者。此臟腑之外。軀殼之内。三焦主之。虞天民曰。三焦者。指腔子而言也。故

治腹滿腫脹之症。設使一味利水。則三焦之氣更不能施化。而膀胱津液為之下竭。非仲景五苓之意也

沈思劬名家瑗號小隈受益曾孫
受業於叔實夫得其傳

辨素問濁氣歸心之訛

讀素問至食氣入胃濁氣歸心淫精於脉飭此濁氣歸心不得其解因思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如果濁氣歸心焉得虛靈不昧具衆理而應萬事乎按此心字必因千百年相傳之譌脾字誤爲心字考靈樞陰陽清濁篇曰受穀者濁受氣者清又曰營者水穀之精氣也調和於五臟灑陳於六腑又曰陰清而陽濁又曰諸陰皆清足太陰獨受其濁夫腑爲陽臟爲

陰既曰諸陰皆濁則心之受濁可知既曰足太陰獨受其濁則濁氣歸脾之外更無一臟再受其濁可知是濁氣歸脾經文無不印合竊以爲一字之訛敢以質諸高明

周蘊石諱邦彥別字瑍圃居葑溪吳衙場

祖氣論

夫絪縕鼓蕩於天地之間者孰推行是孰發育是無非一氣爲之橐籥而已天以五行化生萬物人以五臟應之天一水也故兩腎爲先天之本天五土也故脾胃爲後天所資此東垣丹溪之論後人皆起而宗之至汪氏芩友獨主一心其言曰萬病皆起於心五臟六腑皆系於心天有日則晝夜分四時序萬物生世有君則尊卑定貴賤明兆姓治心者君主之官也

在天以日爲主在人以心爲主論凡數萬言直與前賢鼎立其嘉惠來玆豈淺鮮哉特是三家之說一指脾一指腎一指心則猶是以有形之臟體言也夫氣者形之本也人自賦形以後陽曰氣陰曰血而先天無形之氣則宰乎陰陽血氣之先修養家謂之祖氣卽天地生生之氣也緯書之言曰有生皆在氣中凡夫負陰抱陽昆蟲草木之屬莫不感此氣而生故氣在則形存氣去則形壞孔子曰㹠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

使其形者也使其形者何也氣也生氣通天論曰蒼
天之氣清淨則志意治順之則陽氣固又曰服天氣
而通神明靈素之言汪洋浩瀚其要旨止歸一氣字
夫涕唾津精汗血液七般靈物皆屬陰陰者死質也
氣者生暘也方書中往往以血肉有情爲煉石補天
之具不知吾身中生陽之氣既若存而若亡則此塊
然者亦漸鄰于朽腐之鄉乃反恃此物之朽腐者以
却病延年不其難乎是故治形必先治氣形特氣之
宮城治氣必先治心心實氣之主宰先天之樞此形

者惟氣後天之帥此氣者惟心斗柄招太陽經寸混三才三奇論之祖氣卽子輿氏之言養氣求放心也古人云行醫不識氣治病從何據葢無此冲和不息之氣則心何由而藏神脾何由而載物腎何由而爲蟄藏之本經曰知其要者一言而終其斯之謂歟

連珠

連珠之作肇自漢章之世義取貫珠文多假喻節短而韻長言近而旨遠葢詞賦之流派也前賢葛稚川論醫用連珠文今倣其體

蓋聞天動星廻而辰極居其所璣旋輪轉而衡軸執其中是以位定坎離握樞紐於南北緯纏卯酉分升降於西東

蓋聞水障於土還以潰其土火生於木仍自焚其木是以植千章之嘉樹必溉淸渠築百丈之脩堤先疏支瀆

蓋聞漏滴銅壺水滑必迅灰傳葭管氣至斯飛是以虧天一之眞脉行必速于常度定甲乙之候節令每決於先幾

蓋聞熱獸炭之盈爐煖勝三春而不能代燭龍之照
焚蘭缸之寸燼光逾四壁而不能代暘谷之暄是以
鏡本非臺君以名而離精獨炳薪傳有火相以位而
泉水常溫名字借用王氏註
蓋聞陽爲陰逼不走即飛陰遇陽消非枯則槁是以
蟄雷之性激以暴雨而勃升旱魃之災沛乎甘霖而
卻掃
蓋聞豨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頸依嶮而癭齒居晉
而黃是以漸染深而變質方宜之異服用久而增氣

物化之常

蓋聞鰲山之燈名走馬旋轉于點火之光西洋之鐘號自鳴循環於周天之度是以桃梗土偶形本氣而運行肝丑肺寅經隨時而流注

蓋聞機引桔槔不藉尾閭之洩朌從莿蘘何假甘露之滋是以參同契之金華難塡慾海悟眞篇之首經詎起枯枝

蓋聞樹合歡于繡閣不怡思婦之顏栽萱草於蘭庭無解愁城之織是以七情相倚鍼石何施五欲交攻

刀圭莫塞

蓋聞朔雪嚴風不解燎原之熱流金爍石難迴氷室之凉是以五方之里攸分性殊寒燠六氣之中異所臟別陰陽

吳醫彙講卷五目錄

薛鶴山
痘毒藏脾經說
痘出同時論
痘出太陰轉屬陽明論
題費建中救偏瑣言
迴瀾論
蔡萊顧解痘毒說
薛公望

擬張介語傷寒直解辨症歌

辨表分寒熱
辨表分虛寒虛熱
辨裏寒　裏熱
辨裏虛寒　裏虛熱
辨假虛寒　假虛熱
辨渴
辨舌
辨虛寒舌燥　實熱舌燥

辨寒頭痛　熱頭痛　虛頭痛
辨風寒骨痛　虛骨痛
辨虛寒腹滿　實熱腹滿
辨虛寒不大便　實熱不大便
辨小便不通
辨嘔
辨吐蚘
辨汗
辨譫妄

辨面目赤

辨下利

辨厥

辨腹痛

辨脈脫